

遠方的歌聲

魏斯柯普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遠 方 的 歌 聲

捷克 魏斯柯普夫 著

馮 至 朱 葆 光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214

字數 66 千

遠方的歌聲

著 者 魏 斯 柯 普 夫

譯 者 馮 至 朱 藻 光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35000
定價 3.600 元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譯者前記

魏斯柯普夫 (F. C. Weiskopf) 於一九〇〇年生於布拉格。一九二三年，他以一本抨擊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詩集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他在他的小說黎明的後記裏解釋他的美學觀點說：『我一向確信藝術不僅是生活的裝飾品，而且是重要的社會要素。』他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在法西斯分子統治捷克之後，他流亡國外時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回到祖國，參加民主改革工作。一九五〇年任捷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一九五二年回國，恢復他的文學活動。

他是用德文寫作的。他還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詩人的作品譯成德文。

現在這個集子裏選譯了他的三篇小說，一篇隨筆，八篇軼事。遠方的歌聲（一九三七年作）和金色的蘋果（一九三八年作）描寫捷克農民如何參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回家（一九三九年作）描寫『慕尼黑協定』成立後，被解散的捷克新兵——一個被出賣的捷克農民所經歷的道路。這三篇都譯自作者的小說集遠方的歌聲 (Der ferne Klang, Dietz Verlag, Berlin, 1950)。

里狄茨十字架（一九四七年作）描寫納粹佔領捷克期間所毀滅的一個村子現在又如

2

何重建起來。這是一篇隨筆，譯自人，城與年一書（Menschen, Städte und Jahre, Continental Edition, Wien, 1950）。

軼事八篇（一九三三—四七年作），譯自現代的災難和偉大（Elend und Grösse unserer Tage, Dietz Verlag, Berlin, 1950）。

這個集子裏，遠方的歌聲是馮至譯的，其餘各篇是朱葆光譯的。

譯者 一九五三年四月

目次

譯者前記

遠方的歌聲

金色的蘋果

回家

里狄茨十字架

軼事

純猶太人油胰皂

紀念

午飯時的啤酒

送命的旅客

鋸屑

希臘軼事

關於巴加西的消息

歌劇院裏的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遠方的歌聲

這村莊叫作捷爾諾霍羅弗，這名稱的意義是『黑頭』。

人們這樣稱呼它，也許因為村裏的房屋從高處看好像黑頭菌，這些黑頭菌在夏天被女孩子們採集，送到弗羅弗耶，交給鐵匠伊凡·卡爾科，他用它們織成咳嗽的馬調製藥材，給怕『毒眼』的孕婦泡製漿湯。它叫『黑頭』也許由於樹林裏有許多喬松，這樹林圍繞着田野和人家，像一條大江圍繞着一座小島：喬松的樹頂常常終日掛住浮雲——人們會以為，它們正在把天向下拉到自己身上。

它得到這個名稱，或者由於許多活不長的孩子們，因為他們有太沉重的畸形的頭

● 在歐洲迷信的習俗中，認為某一種人（如神父、巫婆等）具有毒惡的眼光，誰若碰到這種眼光，就會倒霉。——譯者註。

顯——腦水腫，正如人們所說，在這樣的腦袋裏永久是黑暗的。那麼，在高原那邊一直到邊境的山脈，所有的村莊也都必須叫作捷爾諾霍羅弗了。

村裏的房屋彼此都相像，在所有的房頂上，有從潮濕難燒的柴裏冒出來的同樣灰白色的煙。在所有的房屋裏，擁塞着人的、羊的、清水煮蠶豆的、乾木菌麻油餅湯的鬱悶的氣息。

人們的習慣也彼此相像。日子滾過去，一天跟另一天一樣，灰色而單調。只有復活節，聖誕節與集日跟別的日子不同。

集日在月尾，永遠在一個星期五。那時下邊弗羅弗耶的酒館老板兼雜貨商西木些·拉賓諾微支正期待着將要到來的安息日●，他已經有了過節的心情，他除去講說一整月的新聞以外，間或也請人喝八分之一公升的燒酒，當作購買貨物的附贈品。這些貨物不立刻付錢，却是記賬，記半年之久。隨後就清賬。在秋天，人們爲了這個目的給西木些送來豬，他們把豬養肥，只是爲了他和稅局；在春天，人們用砍伐木材償清下半年的債務。

● 按照猶太人的習俗安息日在星期六，這天不做工。拉賓諾微支是猶太人。——譯者註。

若有客人到村子裏來，就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可是次數稀少，並且不經常。在兩次來訪中間過去的時日，常常比一年還多。若是那些在波西米亞與梅稜的軍營裏服務的，或在斯洛伐克修築鐵路的，或是帶着捕鼠機和籃筐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繞來繞去的青年們有一個又出現了，大家談論這件事就更長久一些。並且關於某一個白爾卡奴克的來訪說出來一套真的童話：他的父親在大戰前幾十年到美洲去了，他在二十歲和二十一歲的時候曾經回來看望故鄉。這位先生嘴裏有金牙，身邊有一個淺黃頭髮的太太，她抽香煙，戴着金邊眼鏡。從那時起，在捷爾諾霍羅弗，人們若是關於一些意外的和不可置信的事情表示驚奇，就會說：『我覺得，像是美洲來的白爾卡奴克！』

自然也有這樣的來訪，大家惡意而充滿憎恨地談論着。人們怎麼會用旁的話來談論那些忽然闖進村子來追索欠款的收稅員，或是薛音白恩伯爵的獵場裏那些總是一再地緝察竊去的柴木和隱藏的偷獵品的看守人呢？

跟這相反，若是瓦西爾·瓦西爾苦克在較爲長期的不出現之後，又有一次在捷爾諾霍羅弗讓人看見了，却毫無驚擾。人們不注意他來，幾乎覺察不到這件事。人們和瓦西爾·瓦西爾苦克能有什麼關係呢？他也是患着腦水腫，他的舌頭不聽使喚，幾乎比他那帶着彎腳的右腿還糟。他一要說話，就先轉動眼睛，像一隻生小羊時陣陣痛發作的母山羊，

說話時每個字都在呻吟，幾乎沒有人聽他把話說完。大家本來就知道：他結結巴巴說出來的，不是請求煙草，就是任何一個關於林魔的荒唐故事，這些林魔是他穿行山地時——他給巴爾第沃夫的藥劑師採集草根——遇到的。

人們也把他叫作林魔，一部分因為這些故事，一部分因為他的彎腳。祖母用他來恐嚇那些最小的孩子們；可是孩子們不久也明瞭，瓦西爾是一個沒有危險的魔鬼。他剛一在村子裏出現，他們就和年長的兄弟姊妹們呼嘯着從他身後跑來，向他扔泥塊和石頭。他却既不在意孩子們的侮辱，也不在意成人的拒絕；他討得一些食物和山羊圈裏一個睡覺的地方——第二天或後天便不知不覺地不見了，和來時一樣。剛剛不見，他就已經被人忘記了。只有小孩子們，以及老太婆們在講關於林魔的童話的時候，才間或想到他。

二

這回本來也會是這樣。

瓦西爾·瓦西爾苦克隨着清秋最後的游絲吹到村子裏來，却在最初的秋天的風暴以前便又被捲走了。若不是他由於一個特殊的事件被留在人們的記憶裏，直到他下一次在

春天或夏天出現，捷爾諾霍羅弗村沒有人會想到他。

在十月開頭幾天，大家正爲了冬天把牛羊圈整頓完畢，弗羅弗耶哨兵司令官的助手，一個年青的捷克上士，在村子裏出現。他命令把所有的成年人都召集在區長的房子裏，開始在那裏一個挨着一個地盤問，追究兩個在斯洛伐克作工的年青人：揚珂·弗羅梯爾和尼珂拉·克利弗蘇布。

他得到的很少。人們向一個外鄉人洩露什麼呢，何況是一個憲兵？此外捷爾諾霍羅弗的人，自己關於這兩個年青人知道的也不多。揚珂·弗羅梯爾誠然在這村裏有個未婚妻，沃雷娜·白德那爾，但是她只知道（或是她說她只知道），揚珂正在建築馬爾該卡鐵路，每星期儲蓄幾個克郎，等到他一旦儲蓄夠了，就來娶沃雷娜。他不寫信。不然，沃雷娜就必得把信請神父給她唸，神父爲這件事要求三個雞蛋，甚至一隻雞。沃雷娜不能給這麼多，縱使她能夠，她也不肯這樣做。一張寫着蜘蛛爬的文字的信紙，而只有神父能說得出來，對她有什麼意義呢？期待的時間會從此縮短一些嗎？不會的，倒不如把雞送到西木些·拉賓諾微支那裏，換來一個罐子，或是將來家務上用的一些東西。

沃雷娜把這一切說得亂七八糟，很快，口音是烏克蘭的方言。憲兵很費勁地聽着她說，說過兩三個字他才聽懂一個字。他氣憤地停止了審問。這就是一個任務在這高原地

帶！在這樣的人們中間！他惡狠狠地向着沃雷娜說：『好吧，』反而更壞，他用不着她了，她應該走開。但是沃雷娜不走，她咆哮起來。她必定要知道，揚珂鬧了什麼事；上士老爺爲了上帝的緣故應該告訴她；在她沒有知道之前，她不離開這地方。

憲兵氣得臉上發紅，把她趕出屋子，因爲她的幾個女朋友也同聲哀號，他把其他的女人也都趕出去。男人們聽到他全套的烏克蘭語和斯洛伐克語的咒罵，還有一些捷克語的。他隨後讓他們牢牢記住，關於這次審問要保持秘密，只要他們聽到有關揚珂·弗羅梯爾和尼珂拉·克利弗蘇布的事，都要立即報告哨兵司令部。若是瓦西爾·瓦西爾苦克出現了，也把他送到那裏去。這個林魔曾經在西內威爾和赫雷霍微切一帶關於這兩個年青人到處亂說過……

跟着又來了幾句威嚇和咒罵。隨後上士揹上他的槍，轉身就走。一個姓弗羅梯爾的追着他問，他的本家揚珂是否真正犯了罪，致使憲兵們追究他，因此肋骨上就挨了一拳。這是怎樣一個新風氣，敢盤問官廳？只有官廳才能問，懂得嗎？

門砰地一聲關上了，像是放了一槍。

第二天這村子還好似一座被熊拜訪過的野蜂窩。

尤其是沃雷娜，她不讓一個人安寧。她從一家走到一家，勸說男人們出發去找瓦西

爾·瓦西爾苦克。

『這沒有意義，沃雷娜。你怎麼要到那些樹林裏去找這老人呢？一個人埋沒在那裏像一個跳蚤在羊皮裏。』

『你們從來沒有捉到過一個跳蚤嗎？』

『好吧，沃雷娜，也許我們找得到他。但是找到他有什麼用呢？你從他絮絮叨叨的話裏絕不會變得明白。他腦袋裏有煙，卻沒有理智。』

但是把一個女人的願望用十根繩子緊緊在十根木樁子上——它也會扯開。

沃雷娜貫徹她決心要做的事。男人們起身去尋找林魔。

他們也當真把那老人搜索出來了，而且他關於揚珂·弗羅梯爾和尼珂拉·克利弗蘇布所報告的，聽來並不是不理智的……但是人們從他的故事裏卻沒有變得明白。

這兩個人逃跑了。不，人們沒有解僱他們；也沒有過爭鬥。他們自動逃跑了。

『他們到哪裏去呢，瓦西爾？』

『遠啦。到一個生疏的國裏。七道邊界後的任何一個地方。』

『你說什麼樣的糊塗話，瓦西爾！這不是真的！』

『這是真的。就是這樣。他們到生疏的國裏，七道邊界的後邊。』

『但是他們到底要在那國裏作什麼呢，瓦西爾？他們爲什麼到那裏去呢？』

對這個問題瓦西爾·瓦西爾苦克最初沒有回答。可是沃雷娜不住地說：『你就說吧，爲什麼，瓦西爾』，他翻轉眼睛，只露着白眼珠，噁着嗓子說：

『因爲……也許又有戰爭，我的小鴿子！』

『但是瓦西爾！你說什麼夢話？戰爭？這是胡說！』可是這老人堅持着，沃雷娜最後放棄繼續逼問他。雖然如此，她和男人們不是同一的意見。男人們傲慢地宣稱，現在大家又看見一回，誰的主張是正確的——從瓦西爾的談話裏沒有人會變得明白；他自己也弄不清，他關於那兩個年青人所說的話都是虛幻。反而沃雷娜覺得，在這關於生疏的國土的奇異的故事裏，甚至在關於戰爭的亂談裏，却隱藏着一些真實。人們必須追究出來，是什麼。

偷偷地不讓男人們注意到——不然他們就會嘲笑她——沃雷娜起始向牧童，獵場看守人的孩子們，以及一切遇到外鄉人的人們去探聽，是否他們知道有一個國在七道邊界的後邊，或是關於一個戰爭，或是關於馬爾該卡鐵路工程上兩個年青人充滿神祕的旅行。

她要知道的，沒有人能告訴她，可是她從一個來自阿克納斯拉梯納的吉卜賽人口裏

聽說，在那裏也有一天有兩個或三個男人逃跑了，不知到哪裏去；他們也是被憲兵們尋找，跟揚珂和尼珂拉一樣。

這是一個線索！現在必須進一步明瞭阿克納斯拉梯納的逃亡者。在什麼地方能夠打聽得到呢，除了在弗羅弗耶的西木些。拉賓諾微支那裏，他吸引新聞像是糞吸引蒼蠅；他懂得讀報，他從每個窘況中都會指出一條出路，在每個情況中都會給一個計謀。

最初沃雷娜要等到下一次的集日，可是一轉念頭她就想在另外的一天。在一個集日她不能和西木些談話而沒有捷爾若霍羅弗的人旁聽。這樣一天也太雜亂；西木些必須給這人一些指示，給那人一些解釋，向大家報告這世界裏有什麼新聞；他哪裏會有時候和沃雷娜長談呢？最後沃雷娜的不安也不允許繼續等候。於是她在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時候就穿上高統靴子——她的在大戰時陣亡的父親的唯一的遺產，把一個玉米麵餅裹在大圍巾的一端——這圍巾是她同樣久已死去的母親的遺產——她向她的祖母喊着說，她走了，到低濕的地方去，看看有沒有野蜂蜜，晚上才能回來。

『但是要帶着聖女巴爾巴拉的像，沃雷娜，或是另外帶些保佑你的東西。』

『是，是，我已經帶了一些。』

她捉了一隻雞，放在提籃裏，下了山，穿過高林，走上往弗羅弗耶的路。

西木些·拉賓諾微支站在商店裏後邊放鐵器的地方，和兩個農夫辦交涉，一個老的和一個年青的，他們要買有粗鋸齒的鋸條。

他看見沃雷娜走進來，他聳高了右邊的眉毛，但是他不理會她。誰肯在巴沙節^①時就附帶着慶祝新年呢？每件事都要慢慢地來。現在正輪到和這兩個農夫作買賣，他們出價剛出到十六克郎半，西木些討價二十四克郎。人們將會在二十克郎時成交，但是要到那時，總還要好好地交涉一小時。一小時堅韌的鬥爭，費勁的，但是可貴的一小時，西木些無論如何也不願放棄。因為若沒有自己的心機和主顧的心機的測量，那算什麼商人職業呢？若是沒有討價還價，沒有手腕和權謀，沒有說笑和訴苦，沒有商討的決裂和重續，那算什麼生意呢？『一張麵餅裏沒有鵝油！』西木些將要回答，『一個婚宴裏沒有新娘，一個安息日沒有休息！』

西木些·拉賓諾微支決不想，只因為從捷爾諾霍羅弗來的女孩子出現，便把最精采

● 一個猶太人的節，在春天三四月時，慶祝七天。——譯者註。

的爭論中止——雖然她在這樣不應該來的時候來到非常激起他的好奇心。他想，她不會從這裏跑掉的，他繼續和他的兩個主顧商談。

『這些鋸條都不夠柔韌，』老農夫挑剔說，並且敲着他面前放着的鋸，『聽一聽吧，它們怎樣響！一點都不清脆！』

西木些輕蔑地端着肩膀。他的聲音因為痛苦與嘲笑而轉變了。

『響聲不好！你們已經聽到了嗎？從什麼時候起鋸條都是鐘呢，它們必須響得和銀子一樣？它們應該鋸東西，這裏它們比刮臉刀還銳利。但是如果你們不願意要……』

他停住了，作出一種動作，好像準備要把鋸條拿開，可是他把它們向着那兩個農夫更推近一些。

老人非常窘，沒話說。年青人替他回答：

『要，我們當然要，能，我們却不能。二十四克郎。全部工作補充不上這麼多錢。你必須賣得便宜些。西木些，你聽見了嗎？』

但是西木些轉向一個小女孩子，這女孩子已經進來一些時候了，她要買一公升半煤油。他很費事地把液體灌入一個鼓鼓癢癢的罐頭筒裏。小女孩付了錢就走了。這時那年青農夫的話才好像達到西木些的耳裏。他又轉過身來向着這兩個人。『便宜些！永久只